

碧鷄漫志 樂府指迷
詞源 詞旨



樂
府
指
迷

沈義父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碧雞漫志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
寶顏堂祕笈學海類
編皆收有此書寶顏
在前故據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沈氏樂府指迷一卷。宋沈義父撰。義父字伯時。履貫未詳。前有自題。稱壬寅秋。始識靜翁於澤濱。癸卯。識夢窗。暇日相與唱酬。案壬寅癸卯。爲淳祐二年。三年。則理宗時人也。元人跋陸輔之詞旨。嘗引此書。然篇頁寥寥。不能成帙。故世無單行之本。此本附刻陳耀文花草粹編中。凡二十八條。其論詞以周邦彥爲宗。持論多爲中理。惟謂兩人名不可對使。如庾信愁多。江淹恨極之類。頗失之拘。又謂說桃須用紅雨。劉郎等字。說柳須用章臺。灞岸等字。說書須用銀鈎等事。說淚須用玉筍等字。說髮須用綠雲等事。說簾須用湘竹等事。不可直說破。其意欲避鄙俗。而不知轉成塗飾。亦非確論。至所謂去聲字最要緊。及平聲字可用入聲字替。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一條。則剖析微芒。最爲精核。萬樹詞律實祖其說。又謂古曲譜多有異同。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。或句法長短不等。蓋被教師改換。亦有嘌唱一家。多添了字云云。乃知宋詞亦不盡協律。歌者不免增減。萬樹詞律所謂曲有襯字。詞無襯字之說。尙爲未究其變也。

樂府指迷

宋 沈義父撰

余自幼好吟詩。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。癸卯識夢窗。暇日和與倡酬。率多填詞。因講論作詞之法。然後知詞之作難於詩。蓋音律欲其協。不協則成長短之詩。下字欲其雅。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。用字不可太露。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。發意不可太高。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思此則知所以爲難。子姪輩往往求其法於余。姑以得之所聞條列下方。觀於此則思過半矣。

凡作詞當以清真爲主。蓋清真最爲知音。且無一點市井氣。下字運意皆有法度。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。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面。此所以爲冠絕也。學者看詞當以周詞集解爲冠。

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。句法亦多有好處。然未免有鄙俗語。

姜白石清勁知音。亦未免有生硬處。

夢窗深得清真之妙。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。人不可曉。

施梅川音律有源流。故其聲無舛誤。讀唐詩多故語雅澹。間有些俗氣。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。亦有起

句不緊切處。

孫花翁有好詞。亦善運意。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語。可惜。

大抵起句便見所詠之意。不可汎入閑事。方入主意。詠物尤不可汎。

過處多是自敍。若才高者。方能發起別意。然不可太野。走了元意。

結句法要放開。含有餘不盡之意。以景結情最好。如清真斷（人）腸院落。一簾風絮。又掩重關。偏城鐘鼓。

之類是也。或以情結尾。亦好。往往輕而露。如清真之天便教人。雲時斷見何妨。又云。夢魂凝想鴛侶之

類。便無意思。亦是詞家之病。却不可學也。

如詠物。須時時提調。覺不分曉。須用一兩件事印證。方可。如清真詠梨花水龍吟第三第四句。引用樊川

簾闌事。又深閉門及一枝帶雨事。覺後段太寬。又用玉容事。方表得梨花。若全篇只說花之白。則是凡

白花皆可用。如何見得是梨花。

要求字面。當看溫飛卿。李長吉。李商隱。及唐人諸家詩句中字面。好而不俗。採摘用之。卽如花間集小詞。

亦多好句。

鍊句下語。最是緊要。如詠桃不可直說破桃。須用紅雨。劉郎等字。如詠柳不可直說破柳。須用章臺。灞岸

等字。又詠書。如曰銀鉤空滿。便是書字了。不必更說書字。玉筍雙垂。便是淚了。不必更說淚字。如綠雲

撩繞。隱然髻髮。困便湘竹。分明是簾。正不必分曉。如教初學小兒說破。這是甚物事。方見妙處。往往淺

學俗流。多不曉此妙用。指爲不分曉。乃欲直拔說破。却是賺人與耍曲矣。如說情不可太露。

遇兩句可作對。便須對。短句須剪截齊整。遇長句。須放婉曲。不可生硬。

押韻不必盡有出處。但不可杜撰。若只用出處押韻。却恐窒塞。

腔律豈必人人皆能按譜填譜。但看句中用去聲字。最爲緊要。然後更將古知音人曲一腔三兩隻參訂。如都用去聲。亦必用去聲。其次如平聲。却用得入聲字替。上聲字。最不可用去聲字替。不可以上去入。盡道是側聲。便用得。更須調停參訂用之。古曲亦有拗者。蓋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牽。今歌者亦以爲礙。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當用去聲字。如絳園春之用遊人月下歸來。遊人合用去聲字之類是也。

前輩好詞甚多。往往不協律腔。所以無人唱。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。多是教坊樂工及市井做賺人所作。只緣音律不差。故多唱之。求其下語用字。全不可讀。甚至詠月却說雨。詠春却說秋。如花心動一詞。人目之爲一年景。又一詞之中。顛倒重複。如曲遊春云。臉薄難藏淚。過云。哭得渾無氣力。結又云。滿袖啼紅。如此甚多。乃大病也。

作詞與詩不同。縱是花卉之類。亦須略用情意。或要入閑房之意。然多流淫豔之語。當自斟酌。如只直詠花卉。而不著些豔語。又不似詞家體例。所以爲難。又有直爲情賦曲者。尤宜宛轉回互可也。如怎字。恁字。奈字。這字。你字之類。雖是詞家語。亦不可多用。亦宜斟酌。不得已而用之。

腔子多有句上合用虛字。如嗟字。奈字。況字。更字。又字。料字。想字。正字。甚字。用之不妨。如一詞中兩三次用之。便不好。謂之空頭字。不若徑用一靜字。頂上道下來。句法又健。然不可多用。

近時詞人多不詳看古曲。下句命意處。但隨俗念過便了。如柳詞木蘭花云。拆桐花爛漫。此正是第一句。不用空頭字在上。故用拆字。言開了桐花爛漫也。有人不曉此意。乃云。此花名爲拆桐。於詞中云。開到拆桐花。開了又拆。此何意也。

近世作詞者。不曉音律。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。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誇諸賢之詞。固豪放矣。不放處。未嘗不叶律也。如東坡之哨遍。楊花水龍吟。稼軒之摸魚兒之類。則知諸賢非不能也。

壽曲最難作。切宜戒壽酒壽香。老人星。千春百歲之類。須打破舊曲規模。只形容當人事業。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。方好。

詞中用事。使人姓名。須委見得不用出最好。清真詞多要兩人名對使。亦不可學也。如宴清都云。庾信愁多。江淹恨極。西平樂云。東陵晦迹。彭澤歸來。大酺云。蘭成憔悴。衛玠清羸。過秦樓云。才減江淹。情傷荀倩之類是也。

古曲譜多有異同。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。或句法長短不等者。蓋被教師改換。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。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。如有嘌唱之腔。不必作。且必以清真及諸家目前好腔爲先可也。

詞中多有句中韻。人多不曉。不惟讀之可聽。而歌時最叶韻應拍。不可以爲閒字而不押。如木蘭花云。傾城盡誇勝去。城字是韻。又如滿庭芳過處。年年如社燕。年字是韻。不可不察也。其他皆可類曉。又如西江月。起頭押平聲韻。第二第四就平聲切處押側聲韻。如平聲押東字。側聲須押董字凍字韻。方可有。

人隨意阿入他韻，尤可笑。

詞腔謂之均，均，卽韻也。

作大詞，先須立間架，將事與意分定了。第一要起得好，中間只鋪敘，過處要清新，最緊是末句，須是有一好出場，方妙。作小詞，只要些新意，不可太高遠，却易得古人句同，亦要鍊句。

初賦詞，且先將熟腔易唱者填了，却逐一點勘，替去生硬及平側不順之字，久久自熟，便覺拗者少，全在推敲吟唱之功也。

詠物詞，最忌說出題字，如清真梨花及柳，何曾說出一箇梨柳字，梅川不免犯此戒。如月上海棠，詠月出兩箇月字，便覺淺露。他如周草窗諸人，多有此病，宜戒之。